

真实、好看、幽默的机关小说

肖仁福 江月卫 胡丘陵 著

即将 提审

即将提拔

肖仁福 江卫月 胡丘陵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即将提拔/肖仁福,江月卫,胡丘陵著.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10

ISBN 7-106-02055-9

I. 即... II. ①肖...②江...③胡...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6415 号

责任编辑:徐劲

封面设计:大象工作室 石建华

版式设计:刘琴

责任校对:李敏

即将提拔

肖仁福 江月卫 胡丘陵著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邮编 100013

电话:64299917(总编室)64216278(发行部)

E-mail: Jsja@netchina.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0 字数/210 千字

书 号 ISBN 7-106-02055-9/I·0457

定 价 18.00 元

真实、好看、幽默的机关小说



目 录

003	新闻专干	江月卫
037	乡镇副职	江月卫
073	即将提拔	江月卫
111	县办秘书	江月卫
147	罢 免	胡丘陵
195	科长之死	胡丘陵
255	一官半职	肖仁福

新聞考干

江月卫

1

天时县是个农业县，一年到头收的就是那几粒稻谷。县委县政府领导为了改变这一落后面貌，提出了许多发展思路，例如发展庭院经济、畜牧养殖等等，可老百姓的腰包就是鼓不起来。新上任的县委书记马林在与常委们见面时，要大家把思路定在招商引资上。散完会，宣传部白部长就来到了新闻组，刚到门口，新闻专干丁四喜和彭小天就同时站起来。白部长背着手站在门口不进去，眼睛望着房顶说：“马书记来了几天，还没见你们给他在省市报上亮相哩！”说完后背着手走了。

两位新闻专干中，丁四喜今年四十四岁，是从部队转业来的，转业那年才二十五岁。他在部队里干的是文书，在军区内刊上发表过几个小小说，总字数还不到五千字，回到家后，他觉得自己怀才不遇，抱着五千字的作品找到乡长，请求给他安排工作。丁四喜进门时，乡长正在与一流泪的妇女谈话，丁四喜以为是乡长的老婆，便讨好道：“堂堂一乡之长，不可能做对不起你的事，不要哭了……”话还没说完，乡长就拿眼睛扫过来，丁四喜看那眼光毒毒的，知道说错了，便抱着自己的作品悄悄地退了出来。这以后丁四喜再也不敢找乡长要工作了。

春暖花开的时候，乡长找到丁四喜家来了。这时候，丁四喜的老婆正在坐月，家中还有甜酒，丁四喜按家乡风俗，在乡长的碗里放了两个荷包蛋。乡长不懂，还以为是丁四喜客气，十分不好意思地送了五块钱。乡长是到丁四喜家来催收农业税

的。丁四喜狡猾地利用了这次与乡长的见面，他逢人便说自己与乡长是战友，关系如何如何地铁，儿子出生七天乡长就来看望了。弄得乡里的一些干部都托他去走乡长的后门。乡里的文化专干还特意跑到丁四喜家，说乡电影院还少一个放电影的，问丁四喜愿不愿意去。丁四喜如获至宝，乐得一路小跑到了乡电影院。有了一个较为宽松的工作环境，丁四喜的写作热情更加高涨了，这时他也试着写些新闻稿寄给县广播站。县广播站来稿很少，丁四喜的上稿率就很高，被县广播站评为优秀通讯员。参加表彰会的那一天，他特意向县广播站长借了一本新闻写作的书，此后丁四喜就开始有作品在市里的日报上发表。不久，丁四喜又被县公安局领导发现，来到公安局当了一名保安员，说是做保安，其实主要职责是负责公安的宣传报道工作。公安局的案子多，经丁四喜合理化的加工，一年下来，丁四喜总要赚上几千元的稿费，以填补全家人生活的不足，同时他的宣传工作也完成得相当的出色，因为公安的考核是以发表多少篇稿件来计算的。后来县妇联主席调任宣传部长，女部长不大熟悉新闻，又急于出成绩，就把丁四喜调来县委宣传部做新闻专干了。与丁四喜一起做新闻专干的彭小天比丁四喜小十岁，是那种从家门到校门到机关门的“三门”干部。女部长调市里工作后白部长就接了她的班。

接了白部长交待的任务，丁四喜就坐在桌前琢磨开了。他试图作三个方面的设想：一是马书记看望困难户，从上衣口袋中掏出两百元钱进行慰问；二是马书记督办一个久拖不决的案件；三是马书记看望外企老板。可是马书记来后除了开常委会和一个老干部座谈会，没有什么别的内容。本县的电视台好报道，就像中央台报道中央领导的行踪一样简单，可是到市里就

难办了。市里县处级干部多如牛毛，没有一定新意，媒体也不是那么好上的。一上午过去了，他面前稿纸上仍只有“本报讯”三字。

丁四喜故意用一种轻飘飘的口气对彭小天说：“新书记的亮相文章你想好了吗？”

“我写了一篇，刚寄走。”正在看报的彭小天把头从报纸里抬起来。“是白部长给我出的点子。”彭小天故意把“白部长”二字说得特别重。

丁四喜觉得心里有些怪怪的，好像有什么东西噎在那里，吐不出也吞不进，便说了句：“拿来我学习学习！”彭小天说没留底稿。

丁四喜走出办公室，到邮局给市日报社打了一个电话，接电话的是总编室周主任，丁四喜说能不能把彭小天写新任的县委马书记的稿件晚点发，周主任说，是部长打了招呼的，不好随便拿下。丁四喜听到这里，默默地把电话挂了，以往给报社打电话，他总要点头哈腰地奉承到底，一个劲地称老师，最后总要说上“欢迎到天时县作客”！这次却没有说，而是直接挂了机。

回到办公室，丁四喜便开始策划一条纪实性的大稿，内容是写天时县理论宣传工作，这比彭小天的亮相小稿有分量，初步拟分三块：一、广大农民群众迫切需要理论武装；二、千方百计让科学的理论进村入户；三、理论学习促进了两个文明建设的发展。

写完提纲，丁四喜觉得有点像材料，于是把稿子揉成一团用力丢向废纸篓，由于用力太大，丢在了地上，他弯腰下去捡起来，又往废纸篓里丢。这时，丁四喜在废纸篓里发现了彭小

天写新书记亮相的草稿。丁四喜好奇地捡起来一看，标题是《马书记的“科技联络图”》，大意是说天时县县委书记马林注重以科技推进农民致富，千方百计与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和有关部门的专家攀亲交友，挂上钩的就登记造册，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自己的一本“科技联络图”。丁四喜明白，这是子虚乌有的事，全是编的，但是编得高明，因为没有人敢去马书记那里核实真假。当然，丁四喜也不好说什么。这时彭小天风风火火走进来，一屁股坐下，打开采访本，边拧钢笔盖边对丁四喜说：“刚才陪马书记到县肉联厂看了看，你看这稿怎么写为好？”

“我又没有到现场，我怎么知道。”丁四喜听出了彭小天话中的卖弄之意，没好气地答道。

丁四喜夹着包出去了，彭小天好奇地往他的桌上瞟了一眼，那里摆着一篇写乡镇企业的稿件，是丁四喜头一天写的，题目是《天时乡镇企业在促进农业产业化中显身手》。

彭小天觉得这个标题在哪见过，但又记不起来，当时觉得这个角度抓得好，因此印象很深。写文章的套路就一个字：抄！关键看你怎么抄法。新闻的抄无非是小报抄大报，南北相互抄，只要不触及别人的隐私，不伤害别人的利益，你把别人往好的地方吹，人家感谢都还来不及哩。当然，有的时候，马屁拍得不好也要出问题的，那是彭小天还在上大学的时候，他给天时县写了一条计划生育的稿件，题目是《天时计生工作从三类跃入一类行列》。这条稿件还在省日报获得“计生征文”二等奖，彭小天拿着这条稿件找到当时的天时县计生委主任也就是现在的宣传部白部长报喜时，计生委白主任狠狠地教训了彭小天：“天时什么时候是三类？”

彭小天解释说：“是为了衬托一下‘一类’，才搞了个‘三类’嘛！”

白主任虎着脸说：“前些时候，县里给我报个先进，为了陪衬我，把我老婆说得一文不值，我老婆如今还生我的气哩！”

从这以后，彭小天便不再写计生的稿件了。

彭小天铺开稿纸，一副将军出马的神态，郑重地写下“马书记”三个字时，笔没水了，钢笔加足墨后，顺便抓起手边一张报纸擦去笔上多余墨水，发现报纸开了个天窗。他心中一动，悄悄拿起丁四喜的稿纸，果然发现下面压着张“豆腐块”，正是被剪下来的一则西部某县发展乡镇企业的消息，他拿着对照丁四喜桌上那则稿件，发现除地名改成了“天时县”，再就是时间和数据有些变化外，其它文字几乎一字不易。彭小天冷笑一声，把“豆腐块”丢进了废纸篓。

彭小天的思绪回到了陪同马书记视察肉联厂的现场，偌大的一个厂房，紧靠国道，几台蠢秤摆在门口，无人问津。彭小天还在穿开裆裤的时候，这里是全县最好的企业。男女搞对象，只要听说小伙子是肉联厂的，姑娘都会动心些。可如今却是破败凋零了，一看那布满灰尘和缠着蜘蛛网的大秤，就知道好久没人上班了。如今谁再说自己是这个厂的，别人就会投来一丝不屑的目光。这个厂的厂长是经贸局的一名副局长兼任，工资是由县财政统一发，看上去还挺精神的，抽的烟是二十块钱一包的“芙蓉王”，在他身上看不到这个企业的艰难。马书记先是看了看厂房，彭小天跟着照了几张照片。然后是马书记与几位工人代表座谈。代表们都是精心挑选的，可以说政治上很合格，一位工人代表说：“我们相信在新的县委班子的领

导下，工厂一定能够走出低谷。”还有几位代表的发言也大同小异。最后厂长对工人们的发言作了总结，又提出了几点请求。其实无非就是要钱。厂长口子开得小，只提出要三百万元的启动资金，企业就可辉煌。可这个厂已是负债八百万元，早已是资不抵债，而现在的银行都是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要贷款哪还有可能？其它渠道也没有资金来源。马书记只是原则性地表态，今后找有关部门想想办法，重点是鼓劲、加油。

新闻报道怎么写？彭小天思索了好久，脑子里还是一片空白。他决定向丁四喜学习。果然，他在中央的《××日报》上找到了一则消息，眉题是：增强工业实力，推进项目建设，开发旅游资源。主题为：××三项措施带动经济快速发展。彭小天眉头舒展，随即剪了下来。常言说“题好文一半”，彭小天顿时文思泉涌，大笔一挥而就：

本报讯 ×月×日，天时县委书记马林在县肉联厂调研时强调指出：“天时发展在工业，工业发展在项目，项目建设在环境。”据统计，今年以来，该县工业生产总值达……

编辑嘛，都是在编，写稿的人不编，编辑又怎么编呢！彭小天写完后，很自信地交给打字员：“给我打十五份，全部交白部长签字盖章！”

2

县委马书记视察肉联厂的亮相稿件很快在市党报刊登了，题目是《攻坚》，是一篇新闻特写，署名却是丁四喜和肉联厂的厂长。篇幅不长，只有三百多字，但是写得很传神，发在一

版的中间，头条是市委书记在企业考察的一篇消息。彭小天在办公室看这则特写时，丁四喜进来了，丁四喜与往常一样，包往桌上一放，然后问有天时的稿件吗？彭小天头也不抬地答道：在学习你的大作咧！丁四喜歪过头去看，发现是自己写的，便对彭小天说，是肉联厂的厂长来找他，要他写的，情况也是厂长介绍的。

彭小天的脸一下气成了猪肝色，起身就要到邮局去打电话给报社的编辑马聪，问清这是怎么回事。刚走到楼梯口碰见了马书记，马书记也是往外走，马书记问彭小天：“那天你也去了肉联厂，稿件怎么是另一个人写的呢？”

“我也写了一则，机要室传晚了点。”彭小天急忙解释。

马林书记“哦”了一声就径直往大门外走了。彭小天追了上去：“马书记，你到什么地方，我可以去吗？”

“我去开会！”马书记看了一下表后说道。

“下基层或现场办公之类的，请马书记通知我一声，我们好搞报道。”彭小天说。

马书记一直往前走，仿佛没听到彭小天的话，脸上也没有任何表情。彭小天只好拐过一个路口往邮局走，其实他去邮局正好与马书记同路，见书记脸色不好，只得绕开了。

彭小天之所以不在宣传部打电话，是怕部里的人听了不好，所以才来邮局打的。彭小天很容易就找到了马聪，马聪说，稿件已安排进厂了，可是不知怎么回事临时撤了，可能是稿件多的缘故吧。

彭小天与马聪通了电话后就赶回办公室，在走廊里，便听到了丁四喜在打电话，声音很大：“感谢王老师！谢谢……”丁四喜在说谢谢的时候，腰都是弯着的，而且笑容都堆在脸上，生怕

对方看了不高兴，其实，又不是在打可视电话，看来丁四喜的感谢确实是发自内心。彭小天知道丁四喜说的“王老师”就是市报管业务的副总编，《攻坚》一稿肯定是王副总给丁四喜发的。

彭小天在办公室里胡乱地翻了一下报纸，便回家了。新闻专干都是这样，在外面喝酒或是在家打“拱猪”，他们总是说在采访，采不采访没有人去考证，只要不是有特别重要的事情，领导是不会找他们的。

下午丁四喜没到办公室。快下班时彭小天接到了他的电话，说是马书记要他陪同下乡，明天就不来上班了。以往丁四喜来不来上班，从不跟彭小天说半句，今天特意说了，彭小天就有一种被捉弄的感觉，很不舒服，你丁四喜陪领导下乡，凭什么要给我讲，我又不是管你的领导。再则，你丁四喜经常不来上班，什么时候向我请假了？

彭小天觉得还是要认真搞出篇给马书记树形象的大稿，最好是对县委书记的一篇专访，哪怕是自己私人出钱赞助报社都行。彭小天便拨通了马聪的电话，与马聪策划这篇重大报道。彭小天对马聪说，我们新来的马书记特别重视新闻报道，我想给他搞篇专访，想请你帮忙定个题目。马聪说，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东西，专访不好发。彭小天听出了弦外之音，便说，可以找马书记要点赞助嘛！马聪说，明天答复你。

第二天一上班，彭小天便接到了马聪的电话，电话里马聪的声音显得有些激动：“搞一篇与西部对接的专访，字数控制在两千字内。”彭小天被马聪稍稍一点，灵感便来了。与时县毗邻的贵州省是西部大开发的主要省份之一，在资金与项目上都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扶持，而与之接壤的天时县什么优惠政

策都没有,如何与之对接?彭小天在稿纸上划了半天,写下了标题:《沉着应对贵州东进——访中共天时捷委书记马林》。他总结出三条“对接”:一、思路上的对接;二、政策上的对接;三、产业上的对接。由于思路清晰,彭小天一上午就弄出初稿,下午进行了修改。打字员给他打印后,又进行了三次修改才传真给马聪,马聪只是对个别字句进行改动,又将稿件传真回天时捷委宣传部要马书记签发。彭小天要打字员按照马聪的修改重新打印了一份正稿去找马书记。马书记不在,县委办的秘书小姐要彭小天将材料放在马书记的信袋里。彭小天放进信袋后,觉得不妥,取了出来,要秘书给他一张纸,他要给马书记留几句话。大意是:此稿市报已答应采用,要他过目。短短几句话,还不足三十字,可是彭小天写了三遍,还觉得词不达意,而且头一次发现自己的字特别差。彭小天干脆不写了,要秘书小姐给马书记的电话号码,秘书说:“我们有规定,县委书记的电话号码是不准随便告诉别人的。”彭小天感到十分气愤:“我又不是上访户,要书记的电话号码是为了工作!”这时县委办副主任进来,副主任与彭小天熟,邀彭小天到他办公室坐坐。副主任告诉了马书记的手机号码。彭小天回到办公室便给马书记打电话,说明了情况。马书记说他在办公室里,要彭小天去,彭小天再次来到县委办时,秘书小姐正从马书记的办公室出来,朝彭小天笑了笑,彭小天假装没看见,径直进了马书记的办公室。

彭小天对马书记的专访是在市人大会召开期间发出来的,而且还发了头版头条。政协会结束,人大会接着开,彭小天这条稿件就是在中间这个空档发出来的,但看到这篇报道的人是在人大会正式开始的那一天。于是就有人议论,组织上是不是

对马林有什么重用，怎么在人大会议召开期间发了他的专访。有人就猜测明年就要换届选举，今年在人大会议期间让马林在报上先给大家混个“脸熟”，为明年投他的票打基础。当然，也有不服气的，特别是各县的县委书记们，都觉得马林太会来事了。

从这以后，马林去哪里，总喜欢叫上彭小天，即使是参加普通的一个部门会议，也要彭小天跟着去。搞新闻的人都知道，县委书记参加了一个县的部门会议，要在市一级报刊作新闻报道是不行的。可是彭小天还是认认真真地参加，兢兢业业地拍照片，文字稿件发不出，他就在照片上做文章，照片一般都好处理，现在的报社最缺的就是新闻照片，经彭小天编造的几十个字的文字说明，报社都会采用的，再加上彭小天在上中学时对美术有兴趣，也就是说，他在构图取景上还是有一定的基本功。

丁四喜有点老油条的样子，近段时间他写的全是四五百字的消息，如：“天时县乡镇企业稳中有升”、“天时实行订单农业”、“天时县大力倡导婚育新观念”等等，写法大都是一串数字、几个例子，没有人过多地去关心稿子的真实度有多少，也没人去关注其社会效应。在天时县，丁四喜的名字虽响，但没有领导关心他的政治待遇。一天，白部长在宣传部办公室看报，丁四喜也在那儿看报，丁四喜对白部长说：“我四十多岁了，给我换个岗位算了，年纪大了搞新闻跑不动。”白部长答道：“不搞新闻，那就当领导去。”然后，白部长埋头看报不语。丁四喜悄悄地退了出来。